

风尘墨踪



张广友 著

2018.82

71207

风 尘 墨 踪

●张广友 著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封面设计：宿利群
装帧、尾花：许林

风尘墨踪
张广友著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外水碓子东里24号)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1.875 字数255.5千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80041-024-2 / G·25

统一书号： 7336、110 定价：2.35元

前 言

我国新闻界兴盛繁荣的标志之一，是大批中青年记者崭露头角。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海内外读者奉献上这束中国新闻界的新葩——《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先后于50、60以及70年代跨进新闻行列。无须把“新星”之类的桂冠加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相当地不年轻了。

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感到一股浓郁的清新气息：这里面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记录了我国人民向四化进军的脚步；这里面反映了我国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反映了他们对新闻报道和写作方法上的新的探求。

“中国现在需要新的名记者。”既然这是大家的共同感觉，那么，就让我们为此做一些切实的工作吧！

出版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对新闻事业的热爱者，将是一种鼓励；

它对新闻工作的探求者，将是一种肯定；

它对新闻业务的交流，将是一个园地；

它对社会了解新闻界，将是一个窗口。

相信：中国的优秀记者，将如不尽的长江，滚滚而来。

相信：我们的这项工作不仅会受到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欢迎，更会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关注！

《当代中青年记者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抹不掉的记忆	1
黄山“四绝”写生	10
访贫记	18
黄河行	30
沂蒙山区纪行	39
李家店包产到户记实	46
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 ——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	53
一条重要的经验 ——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	63
农业劳动计酬必须紧密联系 产量	70

抓点的学问	79
吃亏在一个“左”字上	87
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 式	94
必由之路	98
联产责任制好处多	104
联产责任制与巩固集体经济	117
实践使他们提高了认识	128
——国家农委和农业部领导干部农村调查汇 报会侧记	
联产责任制与农业机械化	138
责任制后的新课题	146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抓什么	157
——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侧记	
“双包”责任制发展趋势的 探讨	170
哈尼雄鹰	182
——记战斗英雄山达	

“钢八连”的钢铁战士	192
考验	196
寄自战壕里的家信	201
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	206
——记英雄战士吴勇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217
——记杨根思式的英雄李水波	
重灾之后访安徽	225
疏通钢铁大动脉	234
海港万里迎新潮	240
加快京郊建设步伐	247
——随国务院负责同志考察记谈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	257
四川灾区行	270
应当记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275
大面积皆伐将使小兴安岭变	
成荒山秃岭	279

还林记	283
小兴安岭林区行	292
黄河故道果花飘香	296
绿树拦沙话南三	300
海南岛——热带作物的生产	
基地	305
一快一慢对比说明了什么	308
砸碗的深思	314
波兰农村见闻	317
联邦德国随笔	348
西柏林散记	352
联邦德国城市的“步行区”	359
中国熊猫在西柏林	361
寄语年青一代新闻工作者	363
编后话	370

抹不掉的记忆

唐山地震发生后，我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几名记者之一。当天晚上第二次（7.1级）地震时，我就在唐山市。从那以后，直到毛主席逝世前夕的50多天，我一直在唐山采访，耳闻目睹了人们的悲惨遭遇和抗震救灾斗争中的英雄事迹，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其中难忘的，还是地震当天的所见所闻。由于“保密”等种种原因，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见闻，过去没有系统地在报上公开发表过。值此唐山蒙难10周年之际，我把它奉献给读者，奉献给子孙后代。

奔赴唐山

一阵猛烈地摇晃，伴随着轰轰隆隆的怪

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地震了！”

人们纷纷逃到室外。大街小巷，房前屋后，到处都是人群。“是哪里发生地震？”“震中在什么地方？”人们在纷纷议论，在探听消息。

这是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事。

象往常发生重大事件一样，我迅速骑上自行车奔向编辑部。到达办公室大约已是5点30分。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都是询问：“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

辽宁、河北、天津、山东等新华分社接连发来了地震消息。可是，谁也没有报出震中在哪里。去国家地震局采访的记者发回的消息说：“由于发生强烈地震，北京地区地震台站仪器受破坏，发生地震地区情况不明，目前无法测出地震中心在什么地方的准确位置。”开始说震中可能在香河，后来又说可能在天津，在怀来，在渤海湾……，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记者一批一批地派出去了。直到6点20分左右，也就是地震发生两个多小时以后，在国家地震局采访的记者发回的消息说：“据沙河地震大队从河北省蔚县来说，唐山市基本上已成废墟，90%以上的人被压。”这个消息使大家十分震惊，估计震中可能就在唐山市。

通往唐山市的电讯全部中断了，必须派记者立即奔赴唐山。

一个记者的责任感驱使我不顾一切困难，主动向领导上请求立即出发去唐山。领导上同意了我的请求。

7点多钟，我们早饭也顾不上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就匆忙地出发了。

车过通县之后，我们看到灾情越来越明显：有些地方公路断裂，有的汽车、拖拉机翻掉在沟里……。到达天津市时大街上砖瓦遍地，人群拥挤，车辆通行十分困难。我们好不容易绕来绕去才绕出了天津市，沿津唐公路疾驶。越往东灾情越重，土地断裂，房屋倒塌得越来越多。一路所见，满目疮痍。

当我们的汽车驶近芦台时，前面一座大桥被震断了，车子过不去。距唐山市还有100多里路，步行到半夜也不一定能够走到。怎么办？是回去，还是继续前进？大家一致的意见：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不到达目的——唐山，誓不罢休。此路不通，就绕道宝坻、蓟县、玉田、丰润，从北线去唐山。于是，我们立即调转车头奔宝坻。

在我们沿原路返回时，路上遇到38军和一些地方去唐山抢险救灾的大卡车接踵而来。我们边走边告诉他们：“前面大桥断了，此路不通，赶快绕道北上。”他们也调头跟我们北上。

一路所见，到处都是需要向领导上报告的消息。当时，我们想如果有一台步话机，或者小型发报机，该多好啊！只要发回几个字，比如“芦台大桥已断，无法通行”，就是一条重要消息，就会使来抢险救灾的部队和群众争得时间。对被倒塌的建筑物埋压的群众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得早一分钟，他们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可是，遗憾得很，历史把三十年代的手摇发报机淘汰了，七十年代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又没有，赤手空拳，只能是束手无策。

唐山目不忍睹

一路上，我们疾驰前行，忘记了饥渴，也忘记了疲劳和

炎热，心中时刻都在想着的一个急于想知道的问题——唐山市的灾情如何？

快到丰润了，不时地看到一些满载着伤员的汽车，从唐山开来。于是，我们便乘机拦住一辆卡车问：“唐山情况怎么样？”车上的一些伤员回答得很简单：“全完了！”“全完了！”再想多问，汽车已经开走了。

当我们过了离唐山20多公里的丰润县城以后，通往唐山的宽阔公路上，扶老携幼的人群，纷纷从唐山逃出，接连不断，越来越多，有的推着平板车、手推车，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挑着担子……。在一些平板车、手推车里躺着的人和自行车的货架上驮着的人，有的是死尸，有的是伤员……。

在宽阔的丰（润）唐（山）公路上，往唐山市方向去的半面，没有人也没有车；另半面是络绎不绝的逃难人群。人们往外逃，我们往里进。

当我们进入唐山市郊，放眼望唐山时，只有唐山电厂的两座圆型热水塔和凤凰山上的小亭子等极少数建筑物，还依稀可见，整个唐山市区到处是残垣断壁，看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筑物，灾情如此严重，真是触目惊心！我曾看到过许多战争废墟，但还都没有严重到如此程度。我想，当年遭到原子弹摧毁的广岛也许不过如此吧！

当我们的汽车刚驶入唐山市区时，第二次七级以上地震发生了。当时我们的车正在行驶中，车内感觉十分明显：方向盘不听使唤了，汽车东摇西摆，险些掉进沟里……。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地震！”“地震！”“快刹车！”所幸我们的汽车开得缓慢，司机立即停住了车。我下了车，赶紧

抱住公路旁的一棵树。大地在震动，眼看着许多第一次地震时已经酥裂，但还没有倒塌的一些建筑物、楼房，又纷纷倒塌了。轰轰巨响，一片烟尘随之而起……。唐山又遭到一次严酷摧残！唐山，这座为祖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已经彻底毁掉了！

在余震不停中，我们的车子缓慢地驶进了唐山市内。我们边走边看，到处是凄凉而悲惨的景象：所有的建筑物、房屋已经全部倒塌了。人们正在抢救被埋在建筑物下面的人。他们一个个满面灰尘，血迹斑斑，有的披头散发，好象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一些男人光着膀子，只穿个裤衩，有些妇女穿的是男人上衣。在一些倒塌的房屋下面，不时传来呼救声……。街道两旁躺着很多人，死活难分。有的无声无息，有的在呻吟哭泣；马路上到处是尸体，以至有时汽车无法通行。我们的汽车司机说：“你下去拉一拉吧，死人我也不敢压啊！”我只好下车把尸体一个个移开再走。

人们看到我们的小汽车普遍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的车子牌号前面是“01”。于是有的人便惊奇地说：“咦，北京的车子！”随之高叫：“北京来车了！”“北京来人了！”此时此刻，他们沉痛悲伤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惊奇和兴奋。每当我们的汽车一停下，人们便蜂拥而来，争着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北京咋样？”“天津咋样？”当他们得知北京没有什么问题，天津问题也不大时，就热泪盈眶地说：“北京没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会派人来救我们的！”

在我们谈话的当时，有几位重伤员的家属，扒着我们的车子，哭哭啼啼地说：“同志，救救我们吧，我家里有位重

伤员，已经很危险了，请你们用车子把他送出去吧！”当时，我们的心情十分矛盾，临危不救，实在于心不忍；可是，采访任务紧急又不允许我们去救人。怎么办？只好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新华社的记者，是来这里了解灾情的，毛主席、党中央在等待我们的消息。”“我们救了你一个人，救不了大家。我们如果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情况，更多的人都可以得救……。”于是有的人便说：“快放开，让他们快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咱们这里的情况吧！”

我深为人们这种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高尚行为所感动，热泪簌簌而下！

领导在哪里？

唐山全市已是一片废墟，地委机关所在地找不到了，市委大院房屋倒塌不见一人。组织在哪里？领导又在哪里？我们逢人便问，到处打听。在一家倒塌了的工厂门前，碰到一位全副武装的站岗民兵。他告诉我们说：市委领导在市中心马路上停着的一辆红色大轿车里，那里是临时组织起来的领导中心。我们按照这位民兵指给我们的方向去寻找。

在到处都是一片废墟的情况下，我们来到了唐山市最宽阔的一条马路——新华路。这条东西长四五公里的马路两旁，过去都是整齐的楼房，现在已经全部倒塌。以这条街为界，往南是路南区，是这次破坏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从这里向南望去，一片瓦砾，以至连一块立着的墙壁也看不到。在这条马路的东头大街上，停放着一辆目标明显的红色大轿车。这就是刚刚组成的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这辆车上，我们见到了当时的领导：当天从石家庄赶

来唐山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力和被抢救出来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车上一共有四五人。许家信上身穿着一件圆领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和腿上缠着透着血迹的白色绷带。

我们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许家信象傻了似的，两眼发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低声说：“你们看吧，情况就是这样！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死了，下边的各单位，有的还没联系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还不清楚，现在都在大力抢救压在下面的人……。”他的嗓子嘶哑了，眼圈也红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地委13名常委死了7名：第一书记李锐农、代理第一书记牛勇、副书记何毅、强华都已经死了，还死了3名常委；剩下5名常委，有两名不在唐山（书记刘歧、副书记曹子栋），其余3名包括许家信在内（地委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都受了伤。许家信是被武装部的同志从倒塌的房屋里扒出来的。他出来之后，找到了其他两名还活着的地市委领导，立即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他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抢救出倒塌的房屋下面压着的还没有死的群众（后来得知当时还有十来万人）。时间就是生命。时间越长，这些人活着的希望就越小。现在余震不停，抢救工作的危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残断墙壁，危险性更大。最重要的是没有工具。一般的锹镐之类工具不行。因为这些被压着的群众，大都是压在倒塌的房屋预制结构水泥板下面。一块水泥板都是两三千斤重，搬不动，拿不起，有的手指头抠得直流血，眼睁睁地看着人在那里压着，没有办法，干着急，最好是能够迅速派来一批吊车，其次是重

伤员太多：一是抢救出之后立即包扎治疗问题；一是如何迅速转移问题。如果抢救出来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就会增加……。

唐山是我国的重要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开滦煤矿的一些矿井就在唐山市内。我们急于想知道开滦煤矿的情况。许家信说：地震时有1万名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地震后电停水断，万名工人情况如何，尚且不知。矿党委书记赵成彬一家4口人，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死了，只有他被抢救出来了。他身负重伤，拄着根棍子去组织抢救井下万名遇难工人……。

第一篇 报道

震中一日，所见所闻，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哪里有那么多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电讯线路全部中断，写了稿子怎么发回去呢？正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指挥部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北京军区来人了，据说那里已经架通了一部电话，指挥部就设在飞机场，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

天已经黑了。我们冒着雷雨，赶赴距市内10多里地以外的唐山飞机场。在那里我们找到了从北京赶来抢险救灾的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他对我们很支持。他说，军用电话已经接通，你们可以先用一下，但时间不要太长，最好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这是目前唐山通北京的唯一一部电话，就靠它向军委汇报情况，联系调动部队抢险救灾。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江山和北京军区分社记者张景发，他们也都是在当天随河北省委和北京部队领导一起乘飞机到达唐山的。